

论《断头台》对《圣经》叙事的全新闻释

赵淑贤

(哈尔滨学院 外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摘 要]艾特玛托夫在小说《断头台》中塑造了阿夫季这一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他以典型的意识流手法,借阿夫季之口,说出了自己对现实、宗教、善恶的一系列思考。小说中穿插了《圣经》中的很多故事,但他所展现的耶稣基督形象和《圣经》所记载的完全不同,同时也将东正教传统中的典型观念如末日论、基督的受难及复活等放在现代文化背景中加以全新闻释。艾特玛托夫宗教探索的目标是寻找一条拯救堕落的人类和濒将毁灭的世界的道路。

[关键词]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圣经叙事;全新闻释

[中图分类号]I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5)02-0182-03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俄罗斯经历的几场战争中,所显露出来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视以及科学技术和社会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对自然生态和谐状态的破坏,令自感负有救世使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深深忧虑。同时,俄罗斯的人文文化传统使得作家们自觉地把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探索与基督教的启示联系起来。艾特玛托夫1986年发表的小说《断头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断头台》的故事梗概

艾特玛托夫在小说《断头台》中塑造了阿夫季这一耶稣基督式的人物,其实这个名字就是《圣经·旧约》希伯来先知俄巴底亚的俄语译音,他借阿夫季之口,说出了自己对现实、宗教、善恶的一系列思考。《断头台》故事中的一条主要线索是描写了离开神学校成为报社记者的阿夫季,为了撰写中亚地区贩毒问题的报道,深入到大麻贩子团伙内部,希望通过向这些利欲熏心、道德沦丧的家伙们“布道”,来拯救他们的灵魂。阿夫季最后一无所获,反而被大麻贩子们毒打后扔下急驰的列车。处于昏迷谵妄状态的阿夫季的灵魂游历了古代的耶路撒冷,目睹了耶稣的受审和行刑。后来他又参加到草原围猎者之中进行他的神学宣传,最终被那些犯罪分子钉在十字木架上折磨而死。奄奄一息的阿夫季在这尘世最后一眼见到的就是母狼阿克巴拉,母狼认出他是与小狼玩耍的善良人,因此没有加害于他。两个不相干的故事通过母狼阿克巴拉一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小说的主题得到进一步显现。原本不知善恶的母狼阿克巴拉和公狼塔什柴纳尔一直按照大自然的固有规律在荒原上生存繁衍,但是自从人类对大自然和谐的破坏日趋严重,两只狼陷入与人的世界无可避免的冲突之中:人们在草原上的围猎和飞机的袭击使它们无处栖身,于是开始了逃亡生活——离开草原前,两只狼目睹了被恶人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阿夫季的死亡;失去孩子的两只狼迁到湖边的芦苇丛里生活,但由于修筑矿区专用线的需要,人们又把这片芦苇放火烧光,刚生下的5只小狼又被烧死;再次流落他乡的两只狼只好进了深山区——这是这两只狼和人类世界骇人听闻的悲剧的开始:贪财邪恶的酒鬼牧民巴扎尔拜偷走了4只小狼却逃到正直勇敢、热爱生活的牧

[收稿日期]2004-12-19

[作者简介]赵淑贤(197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哈尔滨学院外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及俄语教学法研究。

区先进分子鲍斯顿家,鲍斯顿劝他把狼崽放了,巴扎尔拜却反诬鲍斯顿“反对现政权”,企图听任狼群繁殖。两只老狼以为它们的狼崽仍藏在鲍斯顿家,经常夜间在四周悲鸣嗥叫。鲍斯顿打死了掩护母狼的公狼,并就地掩埋了。母狼阿克巴拉日夜思念它的忠实伴侣和屡遭人们杀害的后代,最后叼走了鲍斯顿的儿子小肯杰什,鲍斯顿在追赶过程中开枪射击,不料却打死了自己的儿子。悲愤万分的鲍斯顿开枪向巴扎尔拜复仇,然后自己去投案赴死。

二、《断头台》中关于《圣经》叙事的表现形式

与创作于 30 年代的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一样,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也穿插了《圣经》故事中关于彼拉多审讯耶稣基督的情节,但二者想表达的思想却不相同,描写的侧重点和风格也完全不同。《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耶稣的话仍是隐喻和预言,《断头台》中的《圣经》故事则是以第三人或知情者的客观叙述出现的,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仿佛真正的《圣经》故事就是那个样子的。《断头台》中关于耶稣的故事只是阿夫季的幻觉,耶稣则成了表达阿夫季思想过程的喉舌,一切叙述都只是对于这个人物昏迷中所发生的幻象的准确记录,是揭开阿夫季这一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的一种手段。如果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这种借用是一种荒诞的或魔幻的表现手法,那么《断头台》中《圣经》故事的出现则可说是典型的意识流手法——二者在这方面具有本质的区别。

但相同的一点是,《圣经》故事的隐喻意义成为作者理性思考得以展开的基础。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19 世纪法国作家勒南的《基督的故事》给后来的大量作家提供了把基督人化的范本,《断头台》中耶稣基督的形象脱离了上帝的神性,而是体现出了一些活生生的属于人的特点。艾特玛托夫对《圣经》故事的这种演义似乎与布尔特曼^①的“解神话”主张相吻合。这种解释学宣称,“要重释《圣经》的神话世界观,有意识地批判神话思维,以便使蕴涵在神话中的福音启示的真实意义在现代世界更明晰地彰显。”^[1]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唯一现象,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或文学人物,而是代表了人类意识活动的一种原则,他改变了《旧约》中人和上帝的关系,通过“道成肉身”融合了人的本性和神的本性。同时,他又是存在于物理的空间和历史的时间之外,获得了绝对永恒的意义,所以这一形象对于后世的每一代人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虽然如艾特玛托夫自己所说,他这种“对宗教的喜好”完全是出于“非宗教目的和思想”,但小说的哲学思考以基督教精神和观念为载体,表现出新的社会历史现实中的宗教探索精神。

三、《断头台》与传统《圣经》叙事中的耶稣形象的差别

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所展现的耶稣基督形象和《圣经》所记载的完全不同,同时也将东正教传统中的典型观念如末日论、基督的受难及复活等也被放在现代文化背景中加以全新阐释。

首先,真正《圣经》中的基督在自己离世归父的使命面前是无言的,因为他已预知和掌握一切,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已完成,并且预言到自己的受难,神子从未把自己的受难当成不幸乃至恐怖的事情。《圣经·路迦福音》第 18 章记载,主对 12 门徒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耶稣受审时,“彼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事。彼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彼拉多觉得稀奇。”(《新约·马可福音》第 15 章第 2 节)基督的沉默对于理解他的神性是至关重要的。克尔凯郭尔甚至说:“每个懂得沉默的人都会成为神子,因为在沉默中,他意识到自己神圣的来历。谁喋喋不休,谁就成为一个人。”而阿夫季的耶稣却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心理特征来对待死亡一事,并且将死前的理性思考滔滔不绝地诉诸他人。

其次,真正《圣经》中的基督已把对母亲的爱等同于对所有人的上帝之爱,而阿夫季的耶稣却在受审

^① Bultmann, Rudolf (1844—1976), 德国基督教新约学者,主张对《新约》进行“非神话化”,用 20 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加以解释,使现代人可以理解。

前哀伤地回忆起小时候和母亲在河边划船的往事；圣经中走向十字架的耶稣平静而充满神的光辉，而阿夫季的耶稣临死前却有这样的思想：“我怕，非常怕！我向主，向仁慈的天父祈祷，求他赐我力量，让我尊严地忍受为我安排的厄运，求主不要贬谪我，让我像禽兽般号叫起来，求主不让我蒙受别的耻辱……”^{[2](P208)}甚至说出“对每个人来说，死意味着世界的终结”这样纯粹是平凡人的言辞；并且他想极力肯定自己的价值，所以在行刑前耶稣甚至对彼拉多说，“你将名留史册”——意在强调彼拉多完全是由于他和耶稣这段历史联系才具有意义。

四、《断头台》对东正教中《圣经》叙事传统意义的全新闻释

《断头台》对《圣经》中基督的受难及复活、世界末日等叙事的意义也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东正教会的解释。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谈到了基督受难的重大意义。基督受难是人类历史文化形成过程中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受辱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尊严”，基督“要以自己的尊严吸引一切人”^{[3](P126-127)}。基督教认为，上帝就是以此教育人类的。而阿夫季的耶稣在痛苦地向母亲告别时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唤起人们，唤起作为创世主最沉重的负担的人们去追求真理，除了用自己的死来加以证实，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人们的心灵。于是我朝他们走去。”^{[2](P194)}和许多东正教神学家以及注重个人神秘经验的基督徒一样，艾特玛托夫希望领会并正确地解释这一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基督受难的真正意义不论如何解释，在宗教世界仍然是隐秘的，“这是一个辩证的症结，没有人敢去解开它，也没有人能够解开它，直到他庄严富丽地重新归来，自己解开它。”^{[3](P81)}艾特玛托夫不但要借耶稣之死激发人们追求真理、对抗邪恶，还要借耶稣之口对人性的价值再次加以确认，这可从耶稣的那段具有现代“造神论”的意味的话语中体会得到。他说，所有的人都类似地上的神，上帝只是人们心中的希望，而每个人都是“明天神”或“无限神”的一分子。也就是说，人们要自己为自己的尘世生活负责——这是阿夫季抛开东正教会的上帝而企图创造新的基督教、解除人类由战争而来的精神危机、充当当代救世主的人神思想的精神基础。

“不是我复活了，来了，——因为我充其量只能在由城到秃山这段距离内活着——而是你们，也就是信奉基督、信奉崇高的教规的人们，是你们朝我走来。这就是我的再次降临人世，换句话说，我在人间通过自己的受难回归到自己，在人间我又回归到人们。”^{[2](P199)}这里把人类借基督的名“通过受难，通过每天同自身邪念的斗争，通过对恶习、暴力、嗜血的否定”^{[2](P200)}。作为接近基督的途径，简单地说，也就是世人设法达到心灵和行为上和耶稣基督的相似，这就是作品所理解的复活——阿夫季的布道行为、昏迷后的“复活”以及他最终的死亡方式都是对耶稣的效仿，也就是他接近基督教道德以拯救灾难之中的人类的一种途径。

对于“末日”，阿夫季的耶稣也有一整套全新的说法：“世界末日不是由我而来，不是由自然灾害而来，而是由人们的仇视而来，由那种你刚才怀着统治者的狂喜心情竭力颂扬的仇视和战争而来……”^{[2](P277)}也就是说，自从人类的始祖走出伊甸园以来，人类就面临着由于罪恶和堕落所导致的可怕后果，这就是直接意义上的末日审判；这已与圣经中所说的耶稣基督将第二次降临对人们进行审判的说法不同，艾特玛托夫认为正是人们对战争的狂热使他们距离善和正义越来越远，这才是耶稣基督所真正感到悲哀的。

和历代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艾特玛托夫想通过寻找一个全能的上帝，拯救堕落的人类和濒将毁灭的世界。他不断呼吁人类要提倡理性，和平共处，不要互相仇视，互相残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教探索是寻找一条通向人间的道路，而不是上帝。而当他劝告人们要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厢情愿的道德说教，正像小说中的阿夫季身体力行地去拯救堕落的灵魂一样，最后被绑在木架上，像耶稣一样殉道死去。这是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也正代表了艾特玛托夫幻想的破灭。

[参 考 文 献]

[1] 刘小枫.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M]. 上海:三联书店分店, 1995.

[2] Ч·艾特玛托夫. 断头台[M].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7.

[3] 克尔凯郭尔. 基督徒的激情[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常廷廷]